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三大误区

□伊文刚

中医药治疗肿瘤历史悠久,疗效稳定,并且与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西医治疗肿瘤的主要手段相结合后,不仅可以减少相关药物的毒副作用,还能够有效增强肿瘤患者身体的免疫力,提升其术后身体的正气,增加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和耐受性,最终达到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时间、改善生活质量的目。但是,在日常生活和临床治疗中,有一些肿瘤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对中医药治疗肿瘤的正确认识,往往陷入“中药治疗肿瘤越补越好”“服用的中药毒性越大越好”“方剂越大、药物越贵越好”等误区,常常耽误了病情,错过了治疗肿瘤的大好时机,十分可惜,要引以为鉴。

误区一:“中药治疗肿瘤越补越好”

有一些肿瘤患者及其家属迷信补药,认为“有病必虚,虚则必补”。因此,在治疗肿瘤时,他们总是要求医生多开一些有补养功效的中药。殊不知,补药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患者在选用补药时,需要遵照医生的建议。同时,医生常常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在辨证后灵活选用补药。补养适用于虚证患者,且虚证患者也有不同类型,医生要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合理选用补药。患者若滥用补药,往往会加重病情。肿瘤是全身性疾病所引起的局部表现,多数患者伴有脏腑功能失调症状,不经医生指导,肿瘤患者盲目服用人参、鹿茸等大补之药,会变利为害,加重脏腑失调症状,诱发出血,导致肿瘤出现恶化趋势。

同时,肿瘤患者经确诊后,患者家属及其亲友出于关爱之心,经常给患者吃鸡、鸭、鱼、肉等高蛋白食物。殊不知,这样反而帮了倒忙,高蛋白饮食恰巧满足了肿瘤细胞无节制迅速增殖的营养需要,破坏了患者体内的酸碱平衡,降低了患者的抵抗力。针对肿瘤患者的日常饮食需要,医生建议患者饮食遵循营养丰富、合理搭配的原则。患者要严格遵守医生的饮食建议,坚持合理饮食。

误区二:“服用的中药毒性越大越好”

中医学理论强调,“毒气聚结成形”是肿瘤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常见一些患者及其家属,以及一些医生将肿瘤等同于“毒瘤”,治疗方法是“以毒攻毒”,采用大剂量有毒的中药,比如蛇蝎虫类、重金属矿物类,以及乌头、马钱子等中药,认为内服或外敷的中药毒性越大越好,可以治病。实际上,这样并非科学的治疗方法。

“以毒攻毒”法虽然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片面理解为用大量毒性药的治疗方法,其实是“自杀疗法”。这样,肿瘤患者的肝、肾功能必然严重受损,直至衰竭。特别是一些中晚期肿瘤患者,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肝、肾功能已经衰竭,经此一“攻”,常常出现肿瘤没消除、患者被“杀死”的悲剧。

误区三:“方剂越大、药物越贵越好”

有的肿瘤患者看病,以为中药处方越大、药物越贵,疗效就会越好。患者看见医生只开五六种中药,便疑心药少治不好病。殊不知,医生遣方用药是根据患者的病情、体质及药物的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治病用药是以药能对症为原则,而非“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有的医生在临证时,喜欢开大处方,但是疗效未必好。

药品价格的高低,主要与它的原材料有关,原材料稀少,采集艰难,或者工序复杂,药价便高;反之,药品价格则便宜。这说明药品价格和疗效不成正比,只要对症下药,就能取得明显的疗效,不在于药价的贵贱。从医生的角度来分析,只有真正治疗疾病、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的药才是好药,中药的价格并不影响疗效。治疗肿瘤也是一样,只有中药对某种肿瘤有效、毒副作用小、价格合理,才算好药。

总之,中医学认为,肿瘤的病因病机以“痰、毒、瘀、虚”较为多见,所以可以概括为痰湿凝聚、热毒内蕴、气滞血瘀、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亏虚、阴阳失调等。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强调治病必求其本。因此,运用中医药治疗肿瘤时,必须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身体强弱,病期早晚,锁定主要病机,将主要病机作为治疗方向,进行辨证论治,采取或攻或补的方法,真正做到“扶正以祛邪,祛邪不伤正”,才能更好地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贾喜来/摄

谈到六和汤,使人想起《水浒传》中宋江的一条则故事。某日,天色已晚,“浪里白条”张顺送两条鲜鱼予宋江,宋江见鱼儿新鲜,便“贪爱爽口”,多吃了一些……至天明,竟泻下20余次,昏晕睡在房中。翌日,张顺见宋江泻倒在床,欲请医生调治。宋江却说:“自贪口腹,吃了些鲜鱼,坏了肚腹,你只与我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便好了。”张顺买了一贴六和汤给宋江,宋江煎服一贴,次日腹泻痊愈(见《水浒传》第39回)。

六和汤何以有此功效呢?连宋江都知晓。今就六和汤的来由与药性分析于后,以冀更多的人了解它、应用它。

方药

六和汤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和剂局方》),原文云:“六和汤治心脾不调,气不升降,霍乱转筋,呕吐泄泻,寒热交作,痰喘咳嗽,胸膈痞满,头目昏痛,肢体浮肿,嗜卧倦怠,小便赤涩,并伤寒阴阳不分,冒暑伏热,烦闷,或成痢疾,中酒烦渴畏食。妇

象庄秦氏妇科学术思想之三

提倡多渠道用药治疗妇科疾病

□王臻 陈何红



早在《五十二病方》

《黄帝内经》《金匱要略》等典籍中就有灸法、浴法、敷法、熏法等外治法的记载。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中医作为一种自然科学融合现代元素,使治疗手段多样化,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秦月好是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象庄秦氏妇科代表性传承人。秦月好在临证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师古创新,形成“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西药相结合、药物治疗与物理治疗相结合”的开放性、多元化的临床治疗特色。

秦月好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探索,在口服方法的基础上,以传统外治法为切入点,以增加给药途径为手段,以提高疗效为目的,先后开展中药保留灌肠、中药宫腔用药、输卵管中药介入治疗、微创盲插导管法、腹部熏蒸、阴道给药、静脉及穴位注射等途径给药,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治疗手段,加快了治疗速度,提高了治疗效果。秦月好主持的课题“中西医结合四步七法治疗输卵管梗阻性不孕症的临床研究”,分别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科技成果进步奖二等奖。

诊疗感悟

在临证时,秦月好重视虫类药的运用,善用药对、药组治疗疾病。

善用虫类药治顽疾

虫类药具有解痉止痛、破血消瘀、祛风通络等作用,历来受到医家重视。秦月好深受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张锡纯学术思想的影响,无论是治疗妇科疾病、男科疾病,还是内科疾病,均广泛使用虫类药物治病,屡获良效。

比如秦月好治疗重度痛经,多选用解痉止痛之全蝎、僵蚕、蝉蜕。其中,全蝎味辛、性平,入肝经,性善走窜,具有熄风止痉的功效,善治痉挛抽搐。僵蚕、蝉蜕也有熄风止痉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全蝎、僵蚕、蝉蜕具有抗惊厥、镇痛、镇静等药理作用。

秦月好治疗瘀血阻滞之盆腔包块,多选用具有破血、消瘀功效的穿山甲、水蛭。穿山甲味咸,性微寒,归肝经、胃经,善于走窜,性专行散,既能活血化瘀,又能消瘀通经。《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穿山甲,气醒而窜,其走窜之性,无微不至,故能宣通脏腑,贯彻经络,通达关窍,凡血凝气聚为病,皆能开之。”水蛭为水蛭科动物蚂蟥的干燥体,味苦咸,性平,有小毒,归肝经,咸苦入血,具有破血、逐瘀、消瘀之功效。秦月好认为,盆腔包块属于中医之癥瘕、积聚范畴,故临床用穿山甲、水蛭治疗,疗效显著。秦月好治疗精子异常、精液异常引起的男性不育症,多选用蜈蚣治疗。秦月好认为,精索静脉曲张造成睾丸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睾丸缺少必要的营养与氧气供应,从而影响精子质量,致使精液不液化、精子成活率低及活动力弱,最终造成不育。蜈蚣辛温,有毒,入肝经,性善走窜,能够通经祛瘀。《本草求真》称其“去瘀血”。《医学衷中参西录》云:“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

之处皆能开之。”肝藏血主筋,其脉络阴器,宗筋失养,造成精亏、精少、精瘀、精阻等。蜈蚣辛温纯阳,专入肝经,具有通经、疏瘀之功效,能改善睾丸循环障碍及缺氧、缺氧营养状态,有治疗精子异常、精液异常之功效。另外,蜈蚣能够通经祛瘀,改善肝经气血运行状态,尚有兴阳起痿之功效,秦月好多用其治疗阳痿,时常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秦月好治疗顽固性头痛,多选用僵蚕为主治疗。秦月好认为,顽固性头痛多属于痰瘀互结,阻于脑络所致。僵蚕味辛行散,能祛风、化痰、通络,针对病机辨证用药,每用之效果甚佳。

善用药对、药组

秦月好认为,药物配伍乃中医之精华,精于方者,必精于药之配伍。秦氏妇科善用药对、药组,或两味药成对,或三五味药成组。这不仅反映了秦氏妇科的用药风格,还充分发挥了药物的疗效,历经临床验证,疗效显著。

女贞子配旱莲草 两药配伍,又名二至丸。女贞子甘苦,可以补肾滋阴、养肝明目,性平清补;旱莲草甘酸入肾,能够滋阴凉血。两药配伍,补肾养肝、凉血止血,凡妇科肝肾阴虚所致的经崩淋漓、月经先期、月经量过多等皆可用之。

灵脂配蒲黄 灵脂专走血分,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的功效;蒲黄辛香行散,性凉而利,专入血分,具有凉血止血、活血消瘀的功效。两药配伍,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失笑散,能治疗一切血滞腹痛,尤宜于瘀血内阻致经行不畅之痛经(如子宫内膜异位症、膜样痛经)、瘀血型崩漏、产后瘀滞不下之恶露不绝及产后腹痛等,用之可取良效。

三棱配莪术 三棱苦平辛散,莪术苦辛温香,皆能破血行气、消积止痛。三棱破血力强,莪术破气力宏,两药配伍,尤宜于瘀阻癥瘕等有形之坚积,如血滞经闭、瘀阻痛经及盆腔包块、囊肿、肌瘤等。两药合用,消积、散瘀力强,

是治疗妇女癥瘕积聚之要药。

桃仁配红花 桃仁可以破血行瘀、润燥滑肠,红花能够活血通经、祛瘀止痛。桃仁破瘀力强,红花行力胜。二药配伍,相互促进,可增强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功效,专治妇女各种瘀血痛证,如月经不调、痛经、产后腹痛、瘀痕属瘀血实证者。

郁金配内金 郁金味辛能行散,既能活血,又能行气,可治疗癥瘕积聚;内金可以健运脾胃、消食化积。秦月好临床用郁金配内金治疗输卵管积水、积液,效果明显。

穿山甲配路路通 穿山甲入肝经血分,性善走窜,能行血分,既能活血化瘀,又能消瘀通经。路路通“能通十二经”,疏肝理气而通经。秦月好临床用穿山甲配路路通治疗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利用其活血、通络、走窜的功效,达到疏通输卵管的目的。

白芍配甘草 白芍配甘草见于《伤寒论》中的芍药甘草汤。痛证是妇科的常见证,秦月好认为,白芍味酸入肝,能调肝经血脉以止痛;甘草味甘,能缓急止痛。白芍配伍甘草,酸甘化阴,治疗一切虚性疼痛,疗效显著。清代名医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芍药甘草汤治腹痛如神”的观点。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芍药甘草汤可降低血清泌乳素含量,故秦月好临证也将其治疗高泌乳素血症。

桑寄生配续断 二药合用可以补肝肾、强筋骨、固冲任、安胎漏,为治疗妇科肾虚所致腰酸、胎漏、胎动不安之要药。

土茯苓配苦参 土茯苓味甘淡,入肝经、胃经,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杀虫的功效,尤其善于治疗梅毒。秦月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认为本品具有清热解毒、杀灭病原微生物的功效,常配伍具有清热燥湿、杀虫止痒功效的苦参,外用治疗霉菌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等,疗效显著。

桑螵蛸配海螵蛸 两药均可

固肾收涩,合用能固冲止崩、涩精止泻、缩尿束带,多用于肾虚不固之崩中漏下、带下绵延、小便失禁等证。

“五才”(熟地、山药、山茱萸、菟丝子、枸杞子) 熟地、山药、山茱萸分别善于补肾、肝、脾之阴,枸杞子善于补肝、肾之阴。同时,秦月好认为,滋阴填精药中需要配一些补肾温阳药,如菟丝子,可以阳中求阴。在临证时,秦月好用其治疗因肾阴精血不足所致的月经后期、闭经、性功能减退、不孕等。

“三仙”(巴戟天、仙茅、淫羊藿) “三仙”辛温大热,助命火,兴阳事,有温肾壮阳之功效,治疗因肾阳虚损所致的月经后期、闭经、宫寒不孕等。秦月好临床用其治疗肾阳虚衰、命火不足之无排卵、排卵欠佳、性欲淡漠等不孕症,以及肾精不足引起的阳痿、早泄等。

“三子”(苏子、白芥子、莱菔子) 三药配伍,见于《韩氏医通》之三子养亲汤。苏子可以清利上下、降气平喘、化痰止咳;白芥子辛能入肺,温可散寒,善于利气化痰,温中散寒;莱菔子辛甘,善于顺气开郁、消食化痰。三药相合,具有顺气降逆、化痰消滞的功效。秦月好用其治疗痰湿所致的月经错后、闭经、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等。

“三黄”(大黄、蒲黄、姜黄) 大黄,性善通泄,入血分,具有较好的活血祛瘀作用,为治疗瘀血证常用药物;蒲黄味辛,能行血通经、消瘀止痛;姜黄辛散温通,善泄,既入血分又入气分,能活血行气、通经止痛。三药相合,具有活血行气、通络止痛之功效。秦月好用其治疗瘀血导致的痛经、月经错后、闭经、多囊卵巢综合征等。

鉴于目前临床疾病多以复合证候出现,秦月好时常将药对联合使用,如“五才”合“三仙”治疗肾虚所致不孕症;“三子”合“三黄”治疗瘀瘀互结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等。秦月好认为,只要辨证准确、灵活用药,均可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作者为象庄秦氏妇科传承人)

“分消上下”疗法的运用规律

□李德俊

“邪留三焦,此则分消上下”之法,见于清朝中期医学家叶天士的著作《温病论》。笔者根据多年临证经验,并结合治病体会,认为应将其分为分消走注、清热化湿、疏利透达等法。

分消走注

温邪久留体内,既不外出,又不内传,往往聚积于三焦。三焦属于少阳经,主气机升降出入,并可调水道,病邪羁留则气机郁滞,而水道不利,以致温邪挟痰湿内停,故该病多见寒热起伏、胸腹胀满、漫短苔腻等。《伤寒论》中记载的少

阳病,呈现邪为半表半里,枢机不利,治疗应以和解为准则。而该病虽然亦属于少阳病,但是病机为邪阻上焦、中焦、下焦气机,所以治疗宜采用分消走注之法。同时,从这个法则中可以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延伸出许多具体治疗方法,比如适时运用杏朴苓连汤、温胆汤等方剂,也可以达到祛除痰湿的目的。清朝温病学家王孟英提出“其所云分消上下之势者,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泄;或其人素有饮者,故温胆汤亦可用”的观点。笔者认为,若邪留三焦,气化

失司,而致湿邪阻遏者,治宜展气机,祛痰化湿,以分三焦气分之邪。辛平甘苦可利升降、转气机,则病情有所好转,随后疾病痊愈;若盲目运用寒凉之药,反而使外邪不能外散而内闭,致使病情加重。

清热化湿

若湿热之邪聚积于三焦,湿热内聚,使痰化湿,则诸多症状稍有减轻,而胸腹部灼热症状不能尽除。主要症状有:寒热似疟疾,口渴心烦、胸痞,身热午后较重,天明汗干,则诸多症状稍微减轻,苔黄白腻,脉弦数。该病为少阳胆经郁热,兼有

湿热痰浊中阻,胃失和降,则必须用清热化湿之法治之。清在于祛除少阳邪热,化是化湿祛痰,比如藿香清胆汤之类的汤剂。邪留三焦,故用黄芩清上焦之热,佐半夏开中焦之湿热,少阳枢机不利,胆热炎盛,湿热内阻,故以青蒿、黄芩清泄少阳胆热,以利其枢机;用半夏、陈皮、枳壳、竹茹,可理气、和胃、化湿;用赤茯苓、碧玉散,以清利湿热而导湿下行。诸药合用,使少阳胆热可清,脾胃痰浊得化,则疾病自愈。

疏利透达

若湿热痰浊瘀积,湿邪困阳

气,湿浊内阻,气机失调,故出现邪留三焦、气化失司症状:寒甚热微,身痛自汗,手足沉重,逆胀满,舌苔白厚,脉缓。湿浊偏甚,治疗宜用疏利透达之法,促使湿浊之邪外出。比如采用雷氏宣透膜原法加茯苓治之,能屡获良效。方用藿香、半夏可化湿浊,生姜辛透以助透达之力;厚朴、枳椇、草果可疏利湿浊以宣其中,辅用黄芩以清湿中蕴遏之热;茯苓可淡渗利湿,以导其下。诸药合用,可消除疾病症状,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作者供职于鄱陵县中医院)

从方义解析看六和汤调理脾胃的特点

□毛德西

人胎前,产后,并宜服之。”

组成

六和汤由缩砂仁、半夏(汤泡7次)、杏仁(去皮、尖)、人参、甘草(炙)、赤茯苓(去皮)、藿香叶(拂去尘)、白扁豆(姜汁略炒)、木瓜、香薷、厚朴(姜汁润)、上桂(是指将所有中药混合,组成一剂方子,铨是中药材手工加工方法之一),生姜3片,枣子1枚。煎至八分,去滓,不拘时服用。

后世医学家在转述六和汤时,或有白术,或有苍术,依临床见证为凭,益气健脾者用白术,燥湿健脾者用苍术。

释名

明代医学家吴崑在《医方考》中云:“六和者,和六腑也。脾胃为六腑之总司,先调脾胃,则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百骸九窍,皆太和矣。”

当代医学家冉雪峰提出六和汤“能御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故曰六和”,并言“此方与藿香正气(散)、不换金正气(散)、纯阳正气(丸),为一类之药,而谓调治六淫,实为通套活法中之活法矣。方中用药平淡,湿热郁滞,脾困不醒,未始不可借用”的观点(冉雪峰《冉雪峰医著全集·临证》)。

吴崑所说,六腑有疾可调和总司六

腑的脾胃,脾胃和则六腑安。冉雪峰则云,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所致脏腑不和者,可以调和脾胃则六淫必除,两者所说并不矛盾。吴崑言致病之机为脾胃不和,冉雪峰则说致病之因为六淫所侵。然六淫所侵,有阴有阳,有表有里,有虚有实。所犯病位必及脏腑,所致病证必为升降失和,所见之症必现呕吐、腹泻,至此方可应用六和汤,反之,则不宜也。另外,吴崑六和汤将六和汤中的香薷转换为白术,以冀增强补益之力,更益于脾虚湿盛者。

方义

《医方集解》云六和汤:“此足太阳阳明药也。藿香、砂仁、杏仁、厚朴、香能舒脾,平能行气,而砂仁、厚朴兼能化食;木瓜酸能平肝舒筋(肝木乘脾故转筋,木瓜酸能敛脾,助肺金以平肝邪,故治霍乱转筋);扁豆、赤苓,淡能渗湿清热,而扁豆又能散暑和脾;半夏辛温,散逆而止呕;参苓甘温,补正以匡邪;甘草补中,协和诸药;姜枣发散而调营卫。皆所以和之也。或加香薷者,用以祛暑,加紫苏者,用以发表散寒。”

方中藿香能够祛暑化湿,人参、白术、甘草可以益气扶正,砂仁、厚朴可行气宽中,并且可化湿醒脾;扁豆、茯苓能

够渗湿清热,并且扁豆又能散暑和脾;杏仁可以下气利湿,木瓜能够平肝柔筋,半夏可以燥湿和胃,姜、枣有发散而调营卫的功效。全方重在“和”字。六和者,和六气也。盖风寒暑湿燥火,夏月感之最,故用诸药扶正脾胃,调和六腑。脾胃调和,则六气无伤,故谓六和汤。

主治

六和汤所治多为“冒暑伏热”时节(即夏月与长夏数月)的时令病,其主要症状为呕吐泄泻。这是由于中焦气机升降失序、清浊之气紊乱所致。至于《和剂局方》原文所言的“霍乱”与现代医学所说的急性传染病“霍乱”并非同义词。《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云:“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此名霍乱。”其症状为“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可见《伤寒论》所述之霍乱,也是以“呕吐而利”为主要症状,多指急性胃肠炎,并非专指急性传染病的霍乱。多数医学家认为,六和汤所治为夏月急慢性胃肠炎为主。六和汤主治夏季后伤暑气,内伤生冷,症见寒热交作、呕吐泄泻、胃脘痞满、腿肚转筋等病。依据异病同治之理,许多医学家将此方用于由脾虚湿盛所引起的疾病,亦取得了良好效果。

经验

清代名医张璐对夏月霍乱吐泻提出辨治方法,曰:“夏月霍乱吐泻作渴,胃苓汤加半夏、藿香,面赤口干,加炒黄连;春夏秋三时,饮食后触胃暴寒成此证者,藿香正气散;若吐利转筋,为风木行脾,平胃散加木瓜;夏秋感冒,吐泻霍乱,六和汤为要药。”(张璐《张氏医通·霍乱》)并对当时选用藿香正气散提出了临证鉴别方法。

清代名医王孟英认为:“一人病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疼痛,脉之沉伏如无,痛(则)脉每如是,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汤探吐宿食痰涎确泻,遂泻。上窍得开,下窍自通,但得吐泻,即可治矣。与六和汤愈。”(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以盐汤探吐,是古代医学家常用的急救法,主要用于急性胃肠炎等疾病,以使胃中宿食、痰涎吐出,缓解病情,以待后续治疗。随后,以六和汤调和中脾胃,疗效明显。

现代名医蒲辅周认为,此方“为治疗夏月外感暑气,内伤生冷的方剂”“长夏感受暑湿,体虚者用之颇宜”(《蒲辅周医论经验集》)。

江苏省南京市中医院专家傅宗浩认为,调和胃肠,当以六和汤为主方。

傅宗浩认为,此方“用治脾胃虚弱,胃阳不和,兼夹湿浊,见纳少泛恶,肠鸣便泻,舌苔腻等虚实并见之症状。前贤有云:‘脾胃为六腑之总司’。故取该方补脾和胃,化湿健脾,以恢复脏腑功能。即‘用诸药匡诸脾胃,以拒诸邪而平调之’之意”。其临证加城方法为:兼风寒怕冷,舌白,加苏叶梗;夏月夹有暑湿,或伴低热、困倦,加香薷、佩兰;夹湿热,苔黄腻,加黄蘗、黄芩;寒湿偏盛,苔白腻,肢不温,加附子、干姜(《中医杂志》1989年第10期的《和法的临床运用与体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专家杜怀棠师从名医秦伯未、董建华,杜怀棠对六和汤的应用有独到见解。杜怀棠认为,六和汤的病因为“暑、湿、酒、食”为主,尤以“湿”多见。临床着重点应放在脾胃与湿邪两个方面,应用时应与四君子汤证、参苓白术散证、藿香正气散证进行鉴别。四君子汤证纯虚必补;参苓白术散证虚多邪少,以补益为主;藿香正气散证邪多虚少,以祛邪为主;六和汤证虚实相当,攻补兼半。《(环球中医药)2015年2月第8卷第2期中》的《杜怀棠教授六和汤临证经验分析》)(作者为全国名中医)